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万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产品结构逐步优化。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在当前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统筹消费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首先探讨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及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然后实证分析不同类型出口产品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促进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 出口产品结构 城镇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25(2018)05-0074-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45.62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近181倍,实现了年均约15.10%的增速,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这一奇迹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日益突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等。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系列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中,内需消费与外需出口之间的矛盾历来被视为一对棘手的矛盾。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于2015年底启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彻底转变经济结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经济增速达到6.9%,我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均好于预期,消费、出口、投资之间更加均衡协调,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而与此同时,近年欧美国际经济开始呈现温和复苏迹象,我国外需出口也开始回暖。因此,如何在当前国内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国际经济温和复苏背景下,统筹好实现消费与外需出口之间的平衡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 一、出口产品规模分析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规模及其增速来分析变化趋势,并分析2016年以来我国外需出口恢复好转的情况。其中,有关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而有关月度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从图1我国出口总额规模及其增速来看,呈现以下几点明显

**【收稿日期】**2018-01-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2013年度“北京经济结构调整与外贸发展研究”创新团队项目(编号:IDHT2013052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万月(1988.10-)男,汉,江西南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

特征：

第一,出口总额整体呈现快速增长。其中,外需出口从1980年的271.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3.84万亿元,增长了近509倍。

第二,出口增速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表明我国出口深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两次周期低谷分别出现在1998年和2009年。1998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42%,2009年更加严重为-18.29%。这两次低谷分别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外需出口萎缩。而2009年出口增速受外部经济危机影响程度较1997年更为剧烈,一方面说明经济危机剧烈程度更深,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高。

第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出口增速整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2017年以来出口增长呈现稳定的复苏趋势,得益于外部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复苏。2017年外需出口呈现稳定的复苏趋势主要得益于外部国际环境改善。美国经济通过几轮量化宽松,逐步走出次贷危机的泥潭,经济缓慢复苏,并且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美国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为2.2%,欧盟也逐渐从2010年欧债危机中走出来,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为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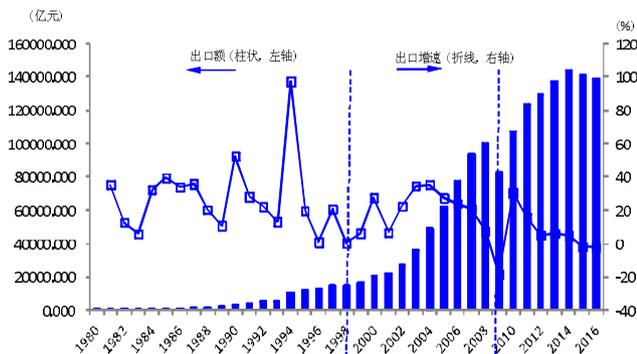


图1 1980年~2017年我国出口及其增速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 二、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将0~4类归为资源密集产品、5类为资本密集产品、6、8两类为劳动密集产品、7类为技术密集产品。根据wind资讯数据,计算整理了我国四类出口产品从1980年~2016年数据(截至2018年1月中旬,2017年度按sitc4分类出口数据尚未公布),其中各自比重数据如图2所示,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从占比来看,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逐步下

降,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小幅提升。

第二,从占比来看,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小幅下降。

第三,从时间断点来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两者之间出口比重差额在2007年之后几乎为0,两者之间增减变化趋势近乎一致;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两者之间出口比重差额在2003年6月份之后大幅减少,并且在该时点,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出口主导地位。

具体来看,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50.31%下降到2017年的5.01%,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6.18%小幅度下降到2017年的5.81%。其中,2007年4月份开始,两者之间所占比重差额几乎为0。其中,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为5.3%,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为5.22%,并且两者之间变化趋势随后呈现一致;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从1980年的4.65%增加到2017年的46.92%,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从1980年的37.72%小幅增加到2017年的41.99%。

其中,2003年10月份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2003年10月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为44.45%,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44.22%。此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占据主导,但两者之间比重变化趋势则完全相反。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归纳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呈现积极改善趋势,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转向了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但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而这一出口结构变化背后是否意味着各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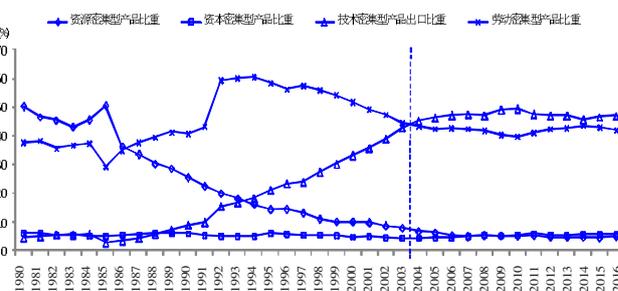


图2 1995年~2017年我国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

## 三、出口产品竞争力分析

接下来,笔者将在上文四类出口产品规模比重变化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四类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运用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简称 TC)来衡量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主要是由一国某产业或者产品的净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 $TC=(EX-IM)/(EX+IM)$ 。其中,TC表示贸易竞争优势指数;EX表示某产品的出口额;IM表示某产品的进口额。<sup>[1]</sup>

该指数通常被用来分析某个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够较好地分析本国某一行业生产的某类产品相对世界平均水平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如果 $TC>0$ ,说明该产品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并且这时指数越大,越具有竞争优势;如果 $TC<0$ 说明该产品相应的竞争优势较弱。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结果在[-1,1]之间变动,不同的数值代表了不同的竞争优势。当 $TC=1$ 时,表示竞争优势达到极大值;当 $0.6<TC<1$ 时,表示很强的竞争优势;当 $0.3<TC<0.6$ ,表示较强的竞争优势;而当 $0<TC<0.3$ 时,表示微弱的竞争优势;当 $TC=0$ 时,表示该产品国际竞争优势与国际水平相当;当 $-0.3<TC<0$ ,表示微弱竞争劣势;当 $-0.6<TC<-0.3$ 表示较大的竞争劣势;当 $-1<TC<-0.6$ 表示极大的竞争劣势;而当 $TC=-1$ ,表示竞争劣势达到极大值。

笔者运用该指数测算出我国从1980年~2016年四类产品(按SITC分类)出口竞争优势变化趋势,呈现出4个明显特征:

第一,除了资源密集型产品外,我国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第二,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始终为负数。

第三,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急剧下降,并且该指数在1995年前后由正转负。

第四,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在2003年前后由负转正,呈现逐步改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始终为正,并且呈现小幅提高。

具体来看,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TC指数从1980年的-0.5031上升到2016年的0.1980,表明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从基本上不具备竞争优势到具备微弱的竞争优势,呈现积极改善局面,但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劳动密集型产品TC指数从1980年的0.3915上升到2016年的0.5599,表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以来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竞争优势呈现逐步提升趋势;资本密集型产品TC指数从1980年的-0.2828小幅上升到2016年的-0.1482,表明我国资本

密集型产品一直以来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但呈现缓慢改善、积极努力提高趋势。而资源密集型产品TC指数从1980年的0.2327下降到2016年的-0.6153,表明我国资源密集型产品从具备微弱的国际竞争优势转变为极大的竞争劣势。

从关键时点来看,呈现两个阶段重要的积极转变。

第一阶段:1995年开始,资源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大幅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一直逐步改善。

其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指数在1995年开始转变为负数,从1994年的0.0888降为1995年的-0.0635,之后大幅下降为负数,2016年已经下将为-0.6153;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指数从1994年的0.3545增加到1995年的0.4021,之后呈现不断提高改善趋势,2016年已经上升为0.5599。这说明从1995年开始,资源密集产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在开始稳步提升。而1995年前后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时点,一系列重大领域的改革在这一时间前后拉开序幕。例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开放中国沿海经济地区,并且1994年我国在税收领域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向沿海开放城市转移,充分释放我国“人口红利”,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具备竞争优势。

第二阶段:2004年开始,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逐步具备竞争优势,并且稳步提升。

其中,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指数在2004年开始由负转正,其TC指数从2003年的-0.0135提高到2004年的0.0297,之后一直稳步提升,2016年已经上升为0.1980。这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具备微弱竞争优势,并且一直致力于提升竞争优势。而2004年正是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不久,说明加入WTO后,我国充分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了一定的“技术外溢”效应,给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带来积极变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产品结构呈现出积极改善的局面,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当前最具竞争优势的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在逐步提高,并且重大的国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 四、出口产品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出口对内需消费的影响,在国内外已经有充分的研究。一国通过对外贸易,使得本国企业能够在研发环

节实现国外的技术溢出效应,本国企业能够在进出口环节学习到一些关键性技术,从而提升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国全体企业生产效率,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提升本国消费需求(Keller,2004)。<sup>[2]</sup>同时,外需出口也可能对内需消费存在拉动作用。外贸出口会影响国内产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国内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王子先,2010)。<sup>[3]</sup>外需出口波动通过影响消费、投资,从而放大对经济的影响,外需出口与内需消费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卢万青,2010)。<sup>[4]</sup>笔者接下来将对出口产品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本文的数据具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特征,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分析,然后再进行实证回归,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出口产品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考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产业主要在沿海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较大,对农村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记为Y,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2.控制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  $C=a+bY$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控制变量之一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记为  $X_1$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程度会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sup>[5]</sup>,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如果一个社会的保障程度越高,消费水平越高。因此,控制变量之一选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由于因变量是人均消费水平,对应的社会保障支出也是人均水平,即用社会保障支出/人口数量,记为  $X_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数据来源 wind 资讯,人口数量数据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物价水平。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就一般商品而言,消费需求与价格水平反向变动,即价格水平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低,物价水平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低。因此,控制变量之一选择物价水平,即物价指数,记为  $X_3$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3.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选取两个,即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分别记为  $X_4$  和  $X_5$ 。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各自比重,前文已经介绍具体计算过程,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综上,考虑到现有数据的可得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数据最早开始于1990年,为了便于计量分析,所有变量数据都从1990年开始,全文实证分析所有数据时间窗口为1990年~2017年。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值。

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ols),分别考察在没加入出口产品比重变量、加入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变量、加入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1.单位根检验

由于选取的变量都呈现时间序列特征,变量的数据形成过程呈现非平稳过程,可能存在变量自身随时间增减变动,从而可能导致变量之间本来不存在相关关系而回归得出较大的相关关系。因此,具体实证回归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消除上述假回归可能性。

笔者选取的变量包括:表示消费水平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Y_1$ ;控制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_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X_2$ 、物价水平  $X_3$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X_4$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X_5$ 。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分别取对数,然后对其对数值进行单位根检验。

笔者利用 Eviews8.0 对模型实证变量的二阶差分进行了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C, T, K)	P 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D(lny, 2)	-4.218910	(C, 0, 1)	0.0035	-3.752946	-2.998064	-2.638752
D(lnx <sub>1</sub> , 2)	-4.153274	(C, 0, 1)	0.0040	-3.752946	-2.998064	-2.638752
D(lnx <sub>2</sub> , 2)	-6.293657	(0, 0, 0)	0.0000	-2.664853	-1.955681	-1.608793
D(lnx <sub>3</sub> , 2)	-5.940360	(C, 0, 1)	0.0001	-3.752946	-2.998064	-2.638752
D(lnx <sub>4</sub> , 2)	-12.19839	(C, 0, 0)	0.0000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D(lnx <sub>5</sub> , 2)	-10.94381	(C, 0, 0)	0.0000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说明:(C,T,K)表示 ADF 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2.协整分析

经过上述单位根检验得知,各变量对数值的二阶差分均为平稳,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性检验分析。因此,还需要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笔者

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协整检验结果

	迹值	临界值 (5%)	P 值
None*	320.6256	96.75366	0.0000
At most 1*	194.4886	69.81889	0.0000
At most 2*	95.14341	47.85613	0.0000
At most 3*	51.53479	29.79707	0.0000
At most 4*	27.03272	15.49471	0.0006
At most 5*	8.369783	3.841466	0.0038

### 3. 回归分析

从表 2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 T 统计量明显大于 10%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笔者接下来将进行 OLS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

表 3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C	1.336713 (0.4281)	2.267195 (0.0976)	-0.552434 (0.5935)
$\ln x_1$	1.033979*** (0.0000)	1.067736*** (0.0000)	0.929749*** (0.0000)
$\ln x_2$	-0.049745 (0.2527)	-0.130194*** (0.0028)	0.026919 (0.3400)
$\ln x_3$	-0.309153 (0.4750)	-0.677604* (0.0615)	-0.240822 (0.3492)
$\ln x_4$		0.249180*** (0.0006)	
$\ln x_5$			0.556873*** (0.0000)
调整 R <sup>2</sup>	0.993354	0.995974	0.997679
R <sup>2</sup>	0.994120	0.996594	0.998036
F 值	1296.298*** (0.00000)	1609.168*** (0.00000)	2794.799*** (0.00000)

首先,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在 3 个模型中,代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控制变量  $\ln x_1$  对代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被解释变量  $\ln y$  影响都最大,也都最为显著。这意味着人均消费水平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原理。第二,在 3 个模型中,代表整体回归水平的可决系数 R<sup>2</sup> 及其调整可决系数 R<sup>2</sup> 都达到 99%,说明选取的各个自变量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度,回归模型非常理想。其中,模型 2 的回归效果最好,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第三,从模型 2 和模型 3 整体来看,代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被解释变量  $\ln x_4$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被解释变量  $\ln x_5$ ,回归结果均显著,这就论证了本文最重要的结论:出口产品结构对消费需求存在显著性影响。第四,从模型 2 和模型 3 对比来看,被解释变

量  $\ln x_5$  和被解释变量  $\ln x_4$  的系数均显著情况下,被解释变量  $\ln x_5$  的回归系数 0.556873 大于自变量  $\ln x_4$  的回归系数 0.249180,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大。

其次,从各回归模型结果来看,第一,在模型 1 中,除了控制变量  $\ln x_1$  外,控制变量  $\ln x_2$  和  $\ln x_3$  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当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受人均社会保障水平和物价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当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能完全覆盖,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能较好地代表社会保障水平。而物价指数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没有影响,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较为强劲,呈现一定需求刚性特征。也有可能是在模型 1 中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导致该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因为在模型 2 中,该系数呈现显著。第二,在模型 2 中,被解释变量  $\ln x_4$  的回归系数为 0.249,说明技术密集产品出口比重每提高 1%,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约为 0.249%,而控制变量  $\ln x_1$  的回归系数为 1.068,显著大于被解释变量  $\ln x_4$  回归系数 0.249;在模型 3 中,被解释变量  $\ln x_5$  的回归系数为 0.557,说明劳动密集产品出口比重每提高 1%,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约为 0.557%。而控制变量  $\ln x_1$  的回归系数为 0.9297,显著大于被解释变量  $\ln x_5$  回归系数 0.249。这说明虽然出口产品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影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后,综合回归结果分析,归纳本文实证结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并且劳动密集型产品较技术密集型产品影响大。然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是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五、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对于未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笔者提出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近 40 年的经验。通过本文实证研究分析,每一次重大时点的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力地推动了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并且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又会有力地促进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在我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势必认真总结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在此基础上,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将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同时在更多领域扩大开放,争取再创佳绩。

第二 统筹外需与内需来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深刻认识到外需出口对我国消费水平提升的积极影响。要打破传统的内需与外需矛盾冲突对立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是外需出口导向型经济,外需出口会挤压内需消费比重,对内需消费扩大有不利影响。而通过实证分析,外需出口对我国消费水平有积极的影响。

第三 深刻认识当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现状,把握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力度,在扩大技术密集产品出口比重的同时,要兼顾劳动密集型产品,不要过度挤压甚至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当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提升作用较技术密集产品大。因此,在外需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转型升级的力度,尤其是对待劳动密集型产品,努力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积极鼓励该类型产品向海外转移。

第四,出口产品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确实有积极正向影响,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最主要影响

因素。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远远大于出口产品结构。因此,就消费增长而言,仍然要立足于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建设,努力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例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时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施一峰.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26-27.  
 [2]Dollar, D, A. Keller.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J].Economic Journal,2004 (493):22-49.  
 [3]王子先.必须正确处理当前内需与外需的关系[J].科技与经济画报,2009(4):64-70.  
 [4]卢万青,张伦军.我国的内需、外需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2):31-37.  
 [5]冯焱.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统计与管理,2017(3):57-58.

## Impact of the Optimization of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of China of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a from 1980 to 2016

WAN Yue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s. Meanwhile, the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ccurr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s.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export during the deepening reform and controlling economic structure has been urgent probl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tak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 degree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port products on consumpt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export products structure and promote consumption growth.

【Keywords】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